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十二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洗升不言酌散者可知也大夫升拜拜位亦如獻賓郝氏云不祭脯醢至終燕脫屨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吳氏廷華云大夫未獻故於此獻之不敢先卿獻也注云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也者賈疏云前卿受獻不酢已是禮殺今大夫受獻不但不酢又不拜既爵故云禮又殺張氏爾岐云自此下至樂正告公主人獻大夫未及旅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奏笙間歌合樂爵樂更作以成三旅旅禮又殺而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

脀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脀膳宰之吏也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上無其位也脀俎實疏正義曰注云脀膳宰

之史也者李氏如圭曰胥庶人在官爲什長者薦羞者皆膳宰知胥膳宰之吏也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釋官曰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士耳大射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也吳氏廷萃云禮有一時並行者主人自獻大夫胥自薦主人一時並行故經特載之獻大夫之中文雖若有先後其賓並行無所謂先後也褚氏寅亮云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益淩既是大夫而注云上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案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云不於其上者上無其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主人是宰夫代君爲獻主君在阼階上則已不得干正主之位而薦之堂下故云上無其位也敖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爲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爵本賤也宰夫之位本在西方亦以其爲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illegible]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阼階東之位爲近主人居之

亦室也薦西面面主人在其東也盛氏云宰夫天子以下大夫爲之在諸侯當爲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膳夫亦是上大士故說得之云胥組實者賈疏云胥者升也升特牲體於組故云組實也敖氏云無胥者賤也自卿巳下巳無胥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與賓行禮或當有之

其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偏獻之乃薦略賤也亦獻而後布席也

疏正義曰注而後布席校勘記云後徐葛陳閩監本集釋通解俱作后○賈疏云凡大夫升堂受獻後獻訖即降獻徧不待大夫升遂薦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　注云偏獻之乃薦略賤也者對上卿與賓得獻即薦爲貴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下皆偏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而薦則費時多矣云亦偏獻而後布席也者敖氏云辯獻乃布席布然後薦是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西東上言其薦之次也其席亦如之主人辯獻大夫則降奠爵於篚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云辯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無卿與大射禮異孔氏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非主人辯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辯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盛氏云繼賓以西若鄉

射三賓之位然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三卿小卿亦在賓西言大夫則兼之矣

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皆下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升字通解無石經考文提要云前主人洗升節疏述經起訖云自此盡皆升就席明有升字案大射亦有升字

右主人獻大夫兼有胥薦主人之事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

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尸命工祝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

疏正義曰敖氏云樂正先升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儀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見也方氏苞云燕與鄉飲酒樂正先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禮笙入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竝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鹿鳴故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略故其辭亦略也鄉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興賢能故笙歌閒歌竝備衆以厲羣士州長敎射則但舉鄉樂而鄉之正歌亦

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管惟新宮故不得告樂備耳褚氏寅亮云所主爲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必辯侯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注瞽矇校勘記云矇嚴鍾葛本俱从目徐本誤从月　云工瞽矇歌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瞽矇諷誦詩本於周禮執技藝見於王制釋官云鄭引周禮瞽矇解爲瞽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國語工史書世韋注工瞽師官也左傳工誦箴諫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瞽也樂官必以瞽矇爲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爲瞽矇官之長左傳屠蒯酌以飲工而檀弓云曠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者釋官曰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爲諸侯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爲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爲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竝言樂正而不

言樂師王制禮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禮樂成皆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燕射飾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敎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爲之小樂正當上士爲之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臣下

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

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面鼓者燕尙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也後

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

【疏】正義曰注案禮經校勘記云案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燕與疏合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以大射儀工六人爲禮重從諸侯制也賈疏云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吳氏廷華云此經工四人大射工六人鄉射工皆四人四與六若有諸侯大夫之分故鄉飲疏謂天子八工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確有所據也若以此疏引公羊傳舞列例之則此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未可知也又云注以面鼓爲燕尚樂之故疏以面鼓較鄉飲後首爲臣降於君之故兩說各別然注說爲近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者對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而言也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者周禮序官文釋官云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蓋總舉其官之辭鄭引周禮序官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繫

故不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爲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辯尊卑略之也又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爲統舉全官之辭餘皆謂之小臣正也胡氏肇昕云此經說者不一如敖氏云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也郝氏云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媵辭賓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於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蔡氏德晉云案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而祭僕御僕隸僕中下士凡二十人天子之制也今諸侯之制小臣相工者四人而請媵辭賓之類亦皆小臣則小臣之數幾多於天子矣然以大射儀考之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太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既稱小臣又稱僕人則是大僕之屬俱得以小臣稱之其數固未嘗多也盛氏世佐云小臣止四人而盡用之相工鄭疑共不足於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眾或可兼攝遞換也殊不知此相工之小臣卽鄉之請媵辭賓者蓋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小法儀正燕服位於諸侯當亦不異今以此篇考之其始戒登臣設公席納卿大夫既而請執冪及羞膳者請媵請致辭賓下拜皆以小臣爲之至是又納工而爲之相前後執事各不相妨雖四

人何慮其不給乎若謂其不止於四人則諸侯設官必無
多於天子之理適足以滋後人之惑亦愚所不取也又案
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
者眡瞭也舊說諸侯無眡瞭使小臣代之非蓋瞽者不可
一刻無相周禮上瞽中瞽下瞽共三百人眡瞭之數亦如
之每瞽一相相必不可少也諸侯之眡瞭雖減於天子亦豈
小臣所能充其數乎且眡瞭非官也而小臣則以上士爲
之於諸侯亦當爲中士豈得以羣僕待御之臣而親茲細
事乎然則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常職也此篇及大射儀
納工之時相以小臣等官以樂賓故重其事也若以暫時
之相而廢其常職有以知其必不然矣
小臣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士之位也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
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
嘉賓旣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
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
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
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
以自光明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則效也效釋文徐本集
釋通解要義俱作傚陸氏云傚本又作詨同更

是勞苦是徐本作自集釋通解要義俱作是○解歌詩與鄉飲酒篇同

右升歌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工歌乃獻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其右一人工之長者也工拜於席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不辯工之爲大師與否皆爲之洗以其取爵於洗西之篚空因而洗之也下洗獻笙其義亦然鄉飲酒鄉射非獻大師則不洗者以其取爵于上篚故不特爲賤者降也盛氏云鄉飲鄉射人臣禮大師之有無未可知故或洗或不洗燕大射人君禮大師無不在故皆洗也韋氏協夢云鄉飲射臣禮可略燕禮則有事公宮不可不敬且燕禮之主人非正主故不妨爲之洗也然亦爲長者一人洗觀拜受爵惟一人則洗亦一人可知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褚氏寅亮云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江氏筠云獻工獻笙疏謂皆爲之洗謬也鄉飲云大師則爲之洗而其羣工羣笙悉皆言祭此經相祭及坐祭之文有一與彼異者乎且疏於彼處

亦引記文彼衆工祭飲注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疏云得獻
酒者無有不祭其正酬亦祭至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
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注云酬禮殺也不甚潔也
此衆工不洗而不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然則不洗有
祭而記所云者不可以例一正獻明矣又案此經之所洗獻
者恐工與笙俱各於其長一人工之一人則大師也鄉飲
大夫無常官必君賜之樂幷樂人與之乃有大師此則諸
侯有常官自有大師卒歌後自先得獻大射儀一人拜受
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也然其所以爲之洗者卻非如鄉飲
酒專以其爲大師而尊之蓋彼是尊君賜此則發端之禮
空然亦以此主非正主故也故其於笙亦洗獻笙之於此
安洗獻者鄉飲工歌獻工笙入獻笙其事相承此則工歌
之後笙獻之前閒公爲大夫舉旅一節以其禮更端故與
彼異也疏謂羣工衆笙皆爲之洗始未必然方氏苞云鄉
飲酒鄉射主人獻工于西階及阼階上拜送爵賓主正禮
也獻笙卽拜送爵于西階禮殺也燕大射獻工亦拜送爵
于西階工賤代君賜爵不得全用賓主之禮韋氏云鄉飲
鄉射主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西階故卽
于西階上拜送爵　注云左瑟便其右者李氏如圭云工
北面酒從東來故空其右以受獻詩簡兮曰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謂此獻工之爵云工拜於席者以拜必降席經不言降席知拜於席也

薦脯醢

輒薦之變於大夫也 (疏) 正義曰注云輒薦之變於大夫也者李氏如圭云禮尚異非謂貴工張氏爾岐云大夫偏獻乃薦此獻一人即薦禮尚異故變於大夫也方氏苞云公及賓與公卿一獻薦相隨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略故歌奏獻薦同時而畢事同而義異也盛氏云毋獻輒薦自是獻工之常禮注說鑿

使人相祭

使扶工者相其祭薦祭酒 (疏) 正義曰李氏云相祭文承薦下則長一人祭薦胡氏肇昕云扶工者即上文之小臣也小臣坐授瑟乃降使之相則必升經不言升相省文也

卒爵不拜

賤不備禮

主人受爵

將復獻眾工也 (疏) 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受爵亦工授主人而主人受之也鄉飲酒禮云授主人爵 注云將復獻眾工也者明此為獻工長一人下乃獻眾工之事

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實于篚

遂猶因也古文曰卒爵不拜 (疏) 正義曰敖氏云工之長云不與此云坐祭遂卒爵文互見也 注云古文曰卒爵不拜鄭不從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

爵不拜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爵拜卒爵不拜此衆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爵辭無所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右獻工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觶媵爵者奠於薦南之觶也公舉之爲大夫旅酬也如初如爲賓爲卿舉旅之節也方氏苞云爲大夫舉旅不於獻後而介於獻工獻笙之閒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酬公與賓尚有閒而獻主無時休息雖強力者亦倦矣故別使大夫媵觶以休獻主自是以後公爲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公爲公卿舉旅而主人獻大夫皆媵觶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大夫禮略獻工尤略故同時而畢然後公爲大夫舉旅而主人獻笙仍與媵觶者事相閒耳吳氏廷華云此所舉蓋再媵所奠者經不言大夫據燕義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此在獻士前故疏以大夫言之褚氏寅亮云言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以酬賓乃以次而下 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

者對上爲賓舉旅爲卿舉旅皆言酬不言賜也敖氏云賜與酬其禮同特經之立文異耳方氏云上經云又行一爵唯公所酬或親卒爵或徑以授賓若長不定之爵也此曰唯公所賜則唯舉觶以賜受酬之大夫而公不自飲之辭也蓋公既三卒爵矣卽能勝亦不宜多勝以自檢於威儀故下經媵象觶公亦不自卒觶而以賜大夫蓋無算爵之始又不可不自飲以導之故不得不預爲剩度之耳

右公三舉旅以成獻大夫之禮

卒 旅畢也 疏 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言此者爲下節也

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奏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疏 正義

曰注玄正考父校勘記云玄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且云縣中縣中央也者賈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敖氏云此云縣中蓋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於磬也餘詳鄉飲酒禮

右奏笙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旣爵升授主人笙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獻笙之爵即獻工之爵也獻笙爲之洗亦以其有事於公敬之也注引鄉射禮者證一人拜亦拜於下也鄉飲酒注同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右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為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亾其義未聞【疏】正義曰詳見鄉飲酒義

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

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有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葛覃葛覃宋本釋文文作蕈采蘩蘩陳閩監本俱作蘩注能脩其法度也盧氏釋文弨改脩爲循金曰追云本俱作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案鄉飲注之循徐本作脩此注之脩諸本無作循者於時循文王時誤作是德化被於西土西徐陳集釋無通解要義俱作南鍾本西土作南山夫婦之道者集釋無者字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徐本集釋要義俱無之字通解有○李氏如圭云歌者亦與衆聲俱作而歌之鄉飲酒自歌其樂故不言鄉樂也蔡氏德晉云謂之鄉樂者關雎葛覃諸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異道故鄉飲酒鄉射士大夫家皆得用之而遂以爲鄉樂也餘詳鄉飲酒記

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

為之音者也子貢問師乙曰吾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是明其掌而知之也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大師告樂正告下唐石經徐本集釋要義楊氏放氏俱有于字通解無注大師以六律大師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六詩是也與單疏述注合陳葛俱誤作六師疏同○楊氏云燕禮歌笙閒合四節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則四節相纘而作燕禮於工歌三終之後公為大夫舉旅旣舉旅之後乃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而後樂備益燕尙飲酒故於工歌之後笙入之前有旅酬之禮注云大師上工也者釋官曰大射有大師又有上工此注云大師上工者散文大師旣通稱工大師為樂工之長則亦稱上工也云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也者此約周禮大師職文六詩謂風賦比興雅頌也刊本注六詩或誤作六師張氏爾岐據誤本以為之說云六師周禮磬鍾笙鎛韎籥箏六師也謬矣子貢問師乙云云見禮記樂記鄭引以為證也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者樂必合此四節為一備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備亦成也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

乃降復位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堂廉也復位位在東縣之北【疏】正義曰注云言由楹內者以其立於

堂廉也者李氏如圭云工席在樂正東故樂正由楹內以
適堂東楹之東也敖氏云由楹內堂上東行者之節也必著
之者以其立於堂廉嫌或由便而自楹外過也蔡氏德晉
云由楹內樂正立工西工坐階際故由楹內而往堂東也
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西面之面也云復位位在東縣之
北者張氏爾岐云初樂正與工俱在堂廉今告樂備復降
在東縣北北面也敖氏云降復位則是反其初位矣初位
未詳其處鄉飲酒注云樂正降立西階東北面盛氏云上
經不見樂正所立處而此云復位則亦在西方東面北上
之位矣蓋樂正於天子爲樂師樂師下大夫則樂正士也
士之位已見上故於此言復注蓋由於肌說敖亦未確釋
官曰此注殊可疑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鄉飲酒禮云設
工席于堂廉東上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鄉射禮及此篇
云席工于堂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是樂正
在堂上則位在工西而立於西階東其降也亦立於西階
東北面以其工猶在堂上西階東則仍與工相近故鄉飲
鄉射樂正告于賓乃降注皆云降立西階東北面是也此
經云復位者即西階東北面之位樂正與工升降俱自西

階其入而未升也當先位於此故降云復位鄉飲鄉射二篇不言者文有詳略耳其實亦與此同燕禮告于公公在阼階上故由楹內轉而之東其降也仍自西階下無縁位在東縣之北鄉射將射工遷于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射畢工升自西階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然則樂正之位總與工近明矣所以必與工近者以凡樂事皆樂正主其令故也此時工在堂上樂正安得離而位於東貫疏引大射況之不知燕時之射亦與大射異且燕禮止有小樂正無大樂正皆縁下左右正注而誤義疏云由楹內而東其節應爾楹南儘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即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艮由以樂正爲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

右歌笙閒作遂合鄉樂而告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 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

自此至無算爵皆坐燕盡歡之事既立司正安賓次主人獻士及旅食次或射以樂賓次賓媵觶于公爲士舉旅而酬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無算爵無算樂凡六節而燕禮備　注云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者以射人請立司正而公即命用射人爲司正也蔡氏謂射人即自爲司正不待君命者以有常職故不知射人無不待君命自爲司正之理蓋經文公許之中即兼用爲司正之意經未明言故注明之也云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者李氏如圭云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旅也晉語云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郝氏云初燕禮嚴終則易懈初酬賓卿大夫人少終酬士人衆故正之以司正也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賓不主意於賓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中庭亦南北之中蓋阼階前也司正不位於階間者以燕亦有時而射宜辟之也盛氏曰司正奠觶之處與鄉飲酒

鄉射禮同皆在兩階之閒庭之中也鄉射禮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當洗既爲南北之節則中庭爲東西節明矣此惟言中庭則南北之中亦因以可見敖云阼階前非階前爲堂塗何云中庭也若射則司正爲司馬遷位於司射之南說見鄉射鄉飲鄉射司正尊觶皆北面此獨南面者立司正所以監衆君在堂北面嫌於監至尊故南面以示監堂下諸臣也焦氏以恕云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閒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閒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別著階閒者巳見鄉飲故也敖氏阼階前之說鑿空言之不特與鄭異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注不主意於賓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　云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敖氏云洗角觶爲將酌也奠之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觶由便以受之也云君意殷勤欲罰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張氏爾岐云司正述君之言以命卿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欲畱賓當爲我安坐以畱之也吳氏廷華云鄉飲司正執觶升堂蓋以示懲儀有罰之義如屠氏删場解是也受命於君不敢以罰爵向君故奠之君曰者舉君命命之也以我安卿大夫者以我命安之也不言賓賓亦大夫也塡案經

言安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諸亦言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要之賓重於卿大夫舉輕則重者可知敖氏云以我安云者若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也蓋達君之意而自爲之辭大射儀曰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省耳方氏苞云立司正恐旣醉而號呶俾謙其禮法也而不可以爲禮辭故曰君命我爲司正乃所以安卿大夫使坐而行酒耳言卿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大射擇士以祭之比或不以煩諸公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以我爲司正自我與注說異而方氏從之其說非也經文君曰以我安明司正述君之命我爲君自我也下文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因聞君命故對之敬謹如此司正不尊於卿大夫且在君之前而侈然自稱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有是理乎考詩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其詩云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又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皆此經以我安之意也郝氏云以我安卽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畱安賓因以安君殷勤誠切之至也盛氏云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於禮成樂備之後設有請安一節君尊唯恐其臣或以已故而不敢久畱也故命司正告之曰子大夫其與我而俱安

乎蓋示以留之之意也於是賓卿大夫不復辭而直應之曰諾敢不敢也敢不安者言君安孰敢不安也詩人之變其君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君之禮其臣也曰以我安古之君臣謌然家人父子之情一體相關之誼於斯可見矣云或亦其賓不主意於賓也者此以以我安兼有二意上言欲留賓飲酒故命卿大夫是意主於賓此言其意亦欲卿大夫共安意不專主於賓故推言之也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

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

疏 正義曰注自嚴正慎其位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嚴鍾併無慎字通解有案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方氏苞云鄉飲鄉射主人作司正故許諾而主人拜焉司正荅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皆無荅而其義各別飲射之觶將糾旅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爲式若主人與賓荅拜則似與司正共監衆賓故不敢荅示已亦在所糾之列也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荅拜而主人亦不敢荅示

其禀於君命與衆賓同也褚氏寅亮云注疏從觶西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山觶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右還爲自北而東左還爲自南向東邪其以中庭位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閒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矣氏廷華云南面奠觶則在觶北從觶西右還至觶南則又北面卒奠之又從觶西還於觶北故又南面蓋南面者以西爲右故曰右還北面者以西爲左故曰左還洗者洗於阼東南反者反於中庭其所亦中庭也奠觶本在中庭故曰其所右還則右手向外其說是也必從西行者東爲主位當避之故升降皆由西也

注云右還將適觶南先西面也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賈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觶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若從觶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敖氏云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觶東往來也必從觶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案敖說故與注異焦氏以怨謂辟君當從觶西古注本無漏義而敖氏不遵用謂變於堂上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於某禮愚謂禮惟其宜

賓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氏憑肊逞私幾欲自爲一經空分別觀之焉盛氏世佐亦謂敖云從觶東非而謂注爲君在東之說亦未然云於觶南乃北面者爲當取觶而飲鄉堂而拜以示受命於君之意也

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　不反奠虛觶不空位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正奠觶取觶皆南面明將監堂下酒儀也北面拜者明監酒出君命也吳氏廷華云虛觶必洗而奠之者蓋以待愆儀之罰也

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　疏　正義曰敖氏云舉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賓奉命而不敢辭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告於賓亦西階上北面告之既則降燕賓乃執俎而出者臣也出賓授從者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賓請而後主人命徹尊賓也君臣之禮則有司受其命而請於君安也盛氏云同正於此不請坐於賓而遽請徹俎於公亦君禮之異者也　注云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李氏如圭云鄉飲酒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

人降自阼階燕禮公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也郝氏云人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於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盛氏云鄉飲鄉射主人之俎亦降自西階從賓也燕公俎降自阼階君尊得自由其階也釋官曰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褚氏寅亮云降字似妄在告於賓下非衍也義疏云此說是也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前後皆在階上不應於徹俎獨降也

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將坐降待賓反也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降立西階下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凡燕坐陳本通解俱作座非也相親之心也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 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者李氏如圭云不言公降說舄於堂上席側也凡坐於堂者說屨於堂下於室者說屨於戶外少儀曰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謂尊者也此君尊在堂上說舄於席側可知春秋傳衛侯

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蓋古者見君以解韈爲敬也敖氏云賓入少立於卿之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屨而升也盛氏云大射儀云司正升賓賓請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此不言司正升賓者文略也云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者此釋經燕安坐之義案爾雅安止也又云安定也又妥安坐也詩嘉賓式燕綏之妥與綏古相通是安之義謂止而坐之也今人猶謂設席燕賓請賓入席曰安坐即是此意饗主於敬燕主於樂樂則相親鄭云燕安坐相親之心也敖氏謂乃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失其義矣敖氏又云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跣也至醉而退乃屨褚氏寅亮云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即跣矣然亦未嘗見屨也褖衣連衣裳爲之而曰短無見屨則袜衣裳者制亦可知吳氏廷華云公以皆坐則就席時未坐也

羞庶羞

謂脈肝膋狗胾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賢之道也

疏正義曰注云脈肝膋狗胾醢也者李氏如圭云案內則肝膋取狗肝一蒙之以其膋燕禮牲用狗知有肝膋狗胾醢也以經云庶羞知不但胾醢而已方氏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偕可羞無不薦

也此西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典禮敖氏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於在下者矣義疏云肝膋非迹致之具此未必有吳氏廷華云周禮膳夫羞與珍並言肝膋爲八珍之一不得襍入庶羞盧氏文弨云庶羞衆羞也必不止於狗胾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不必以羊爲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得踰者也

大夫祭薦燕乃祭薦不敢於盛成禮也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受獻禮成於祭薦五行禮爲盛敖氏云獻時不得祭薦至是乃爲之必祭之者妥終此禮然後可以食庶羞也郝氏云初獻大夫於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

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對必降席司正退立西序端　疏　正義曰注云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者以下文云賓及卿大夫皆興知之也案南有嘉魚末章云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加厚之據上云嘉賓式燕綏之綏爲安卽此經之無不安下云又之又卽此經之無不醉也又與侑古音相近通用言其舉酒以相勸侑也又湛露云不醉無歸亦卽此經之無不醉也云司

正退立西序端者盛氏云注蓋約鄉飲酒禮言之然非也西序端者相旅之位此下方獻士未須相況獻士之時司正亦將與焉則其降復觶南之位以俟可知也敖氏云惟云受命皆命又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旣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當以此說爲正褚氏寅亮云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爲正蓋旣爲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迨其受獻乃降復觶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右立司正命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士獻用觶士賤也今文觶爲觚（疏）正義曰主人拜受觶校勘記云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敖氏俱作送○李氏如圭云士堂上無位故燕坐乃獻之郝氏云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注云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者敖氏云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盛氏云觴以小爲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觶鄉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觚觚大於爵也大夫以上旣用觚則獻士用觶禮亦宜之今文作觚者以觶字角旁

著氏與觚相涉致誤也敖氏定從今文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夫宗廟之祭獻以散者有之矣燕禮以觶獻士何以決其必無哉胡氏承珙云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此鄭以前儒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許君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不滿豆矣鄭駁之云觶字角旁著氏汝潁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據此知鄭君所引說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度馬季長說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為說說文云觶受四升又云觴三升者謂之觶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為此駁至觶觚二字之誤則由觗觚形近易譌言之尤為明晰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觚字亦為觶今文多作觚故雖觶字亦為觚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爵正主不用爵而用觚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

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觚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卽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作觚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觶爲觚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云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觚注云此觚當爲觶此則觶本作觗字形近觚古今文皆因之而誤者也鄭於注一一是正可謂精審之至矣

士坐祭立飲不拜旣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 他謂衆士也亦升受爵不拜 疏 正義曰注云他謂衆士也者郝氏云謂長以下卽祝史小臣等云亦升受爵不拜者李氏如圭云笙長受爵於階上知士亦升受爵吳氏廷華云周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衆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彼何嘗升堂邪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 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上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司正在上庭長也此皆有事者故別在觶南北面而先薦司士士中之尊者敖氏云此皆士也獻與士序每獻則薦之薦不與士序者亦異之也司士之位正與

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執冪者既薦則復立於尊南郝氏云乃薦謂既獻於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於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即射人為之故曰一人盛氏云此五人者皆士長也得獻在先故因獻而薦之射人大射正也司士二人此在觶南者又其長也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為序不以齒矣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衆位依齒也非褚氏寅亮云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訖即薦不待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吳氏廷華云司士本不言位而亦薦於此者據周禮司士掌朝儀之位為之擯據聘禮擯相幣在中庭則司士固有在庭之位經文不具耳則其與司正並薦妥也執冪固是士位在尊南亦薦於此者或以分卑而近公不敢薦於其位故就堂下近其位之地與司正並薦之耳方氏苞云司正射人也而稱司正以特薦妥首庭長也鄉射之司正司射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是稱燕則皆以大射正為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以明篇首之射人此特薦之司正皆大射正而同薦之射人則小射正也司射反為司正不見於

經何也以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爲司馬司馬反爲司正
義可互見也大射正爲司正又爲司射則射畢之後反爲
司正者非大射正而誰哉燕而射則不立司馬而凡禮事
皆射人主之何也周官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朝位詔相
其儀法君行必從則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之爲宜 注
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
如之者釋官曰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
人諸侯以上士爲之長亦有二人一爲司正一仍供射人
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云周禮司士下大
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爲之文
王世子云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
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
同左傳成十八年荀賓爲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
官孔疏以爲卽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
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

辯獻士士旣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

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蓋尊之畢獻薦於其位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其文正與辯獻大夫遂薦之相明大夫於獻之時遂薦士則辯獻畢立於西方而後同時齊薦也 注云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蓋尊之者賈疏云庭

中之位卿東方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士得獻即東方卿位是尊之也

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次士獻之巳不變位位自在東方 疏 正義日注云位自在東方者賈疏云上設位之時祝史在門東小臣在東堂下是在東方也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也亦畢獻乃薦之主人執虛爵奠於篚復位 疏 正義日敖氏云不洗者因獻士之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篚也凡取爵於下篚雖所爲酌者賤亦必爲之洗旅食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不姝其長皆略賤也方氏苞云就其尊而獻者在禮侍飲於長者拜受於尊所士旅食者位卑人衆而禮不可廢故體主人之勤而簡其節也褚氏寅亮云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之義爲長獻之或西南面教說可從義疏云惟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于房戶之閒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西之尊北面則酌者南面可知義疏云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

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遷射位旅食尊設於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士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右主人辨獻士及旅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算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

疏 正義曰注記曰校勘記曰日集釋作云案戴氏以云爲衍文 云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者釋官曰司射之爲大射正於此經見矣賈疏以爲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爲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云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卿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者敖氏曰此記及鄉射記言君燕射之儀與大射儀略同乃云如鄉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堂西也如是則自君之外凡他禮與鄉射大同小異而於大

射則或有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先徹階間之縣遷於東方乃張麋侯納射器其再射卽用樂行之亦其異者案鄉射告弓矢旣具是初射時事退中與筭是三番射訖時事注舉此者明經如此自初射至射訖皆如鄉射之禮也云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者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言其與鄉射同者也云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卿大夫言其與鄉射異者也又云鄉射記自君射至龍旜亦其異者也詳其意蓋謂國中若郊若竟君皆得而燕射如鄉射之禮惟旌與中則異於鄉射者也此意與彼記注不同疑此爲得之但其前以鄉射禮爲據謂此亦納射器乃張侯似未爲當鄉射於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恐不必以之爲據此禮則當先徹階間之縣遷於東方乃始張麋侯赤質并繫左下綱其侯道亦惟五十弓而已旣張侯乃納射器其節蓋與鄉射不得不異鄭氏於此蓋偶考之不詳耳云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大夫未舉旅則射行葦之詩王肅以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春秋傳襄公二十九年晉

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張氏爾岐曰若者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賓卽媵觶舉酬注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者對大射主於射未爲大夫舉旅卽射也褚氏寅亮曰亦大判言之如鄉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卽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吳氏廷華曰大射先行燕禮此因燕而射乃不行大射禮而如鄉射之禮者蓋大射禮旣重且繁不如鄉射之稍省也案義疏曰注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賈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右因燕而射以樂賓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

爾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故媵觶以序厚意敖氏曰媵觶于公乃下大夫之事而賓於

是時爲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觶以下如下大夫媵觶者之爲但拜於西階下異耳公降一等者重其媵觶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淩氏釋例曰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媵此以賓媵觶者禮以相變爲文也吳氏廷華云賓主獻酬不敢亢禮於君也但公旣酬賓賓亦當酬公彼此相酬仍近於亢故於旅酬之末行之不言酬而言媵謙若下大夫之爲亦不敢亢之意案義疏曰媵觚於無算爵之先其禮已殺乃賓必下拜公且降一等辭者尊賓三荅拜俱應降席而經無文則禮漸殺可知據下受公賜者亦就其席坐行之此其證也至受者就席未詳其人要不外卿及大夫耳又鄉飲酒禮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此經士受酬與衆等則受自左也故右大夫執爵者序端莅待事者司正其準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

注云媵觚爲媵觶者說已見前

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

反位反席也今文曰洗象觚 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旣本同一節不敢再煩君命也賓降奠角觶于篚乃洗象觶此降拜已再拜

稽首故下云成拜盛氏曰此降拜亦未拜也凡賓下拜之禮無論巳拜未拜闕君命卽升升又再拜經於此或言升成拜或言升再拜稽首文互異耳敖說太泥賓於下必再拜稽首而後升成拜稽首者惟初受公酬之時爲然餘則否褚氏寅亮云前公酬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今文觶又爲觚

疏 正義曰敖氏曰此酬主於士而所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郝氏曰一此君爲士舉旅而不卽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爲賓再爲卿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媵觶以致敬於君君卽取所媵之觶以賜之卿大夫使遞酬以及於士以示君於羣下一視同仁而賓之敬亦達於上下矣 注云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不倦也李氏如圭曰旣燕坐而又言興明不倦矣方氏苞曰二大夫媵觶之始君坐取觶至是復坐取觶禮以嚴終說屨升堂坐而行爵無筭易至怠忽故君先自力於禮以教之肅也

受者如初受酬之禮

疏 正義曰敖氏曰初受酬者賓受也張氏爾岐曰如其自賓降至進受虛

爵也

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荅拜乃就席

坐行之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疏〕正義曰敖氏曰鼏者三舉觶其末皆云如初此乃別云更爵洗盞先時公或命之勿易觶此則全不命之亦以禮殺也注云坐行之若今坐相勸酒者韋氏協夢云旅酬禮坐行之者以是時已燕坐也燕坐則飲酒不立行禮

有執爵者士有盥升主酌授之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前舉旅皆酬者自酌至此有士執爵行之敖氏曰坐而行酒故須有執爵者代酌授之

唯受于公者拜公所賜者也其餘則否〔疏〕正義曰邾氏曰唯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

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均〔疏〕正義曰敖氏曰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謂行爵已辯於堂上則告大夫卒受者使之興以酬士司正以是命執爵者也必命執爵者告之者備有未知者也是後則司正不命而執爵者亦不復告之張氏爾岐曰前三舉旅皆止於大夫今為士舉旅故命之相旅固司正執也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即其命之之辭盛氏世佐曰是時司正蓋升于西階西北

面命執爵者命訖退立序端以相旅與吳氏廷華曰執爵者非大夫卒受者乃大夫命命執爵者轉命大夫也使卒受者酬士耳下節卽所命之實也

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荅拜與酬士者士立堂下無坐位疏正義曰敖氏曰於是執爵者降以已亦當與旅也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庶子以下末獻故亦未酬無算爵乃及之

敖氏曰其旅皆如大夫酬士之儀卒受者亦以觶降士與于旅焦氏以恕曰案下章主人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又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又鄭氏謂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鑮人鼓人僕人師僕人正盡獻可知也夫阼階西階所以別外內臣也而均之在堂上則同若拘旅食不升獻亦不升旅之說則凡爲外內之從官皆得升旅於堂上而獨置旅食者恐非爲士舉旅之禮意故鄭說爲不易矣褚氏寅亮曰旅食已得獻則旅酬亦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于西階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上旅酌卒始

指旅食言耳

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疏正義曰焦氏以恕云有疑此節專指旅食之士而言謂旅食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也愚案無算爵云士旅酌亦如之承上酬士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冪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旣降則竝遂旅於下也觀此則旅食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李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旅畢司正降復位

右賓媵觶於公公爲士舉旅酬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

鑄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立於東縣之北立誤作令鑄人陸氏曰本又作鎛下同案諸本鑄鎛襍出後不悉校凡獻皆薦也薦誤作爵胡氏肇昕云亦學國子以舞學常作教各本作敎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者此約周禮諸子職之文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以掌正六牲之體是與宰聯事掌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是與樂正聯事也敖氏曰庶猶衆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獻之于阼階上變於其父所飲之處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者明不與之序也盛氏曰周禮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大司馬職云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職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酒正職共饗士庶子之酒凡此皆以庶子繼士而言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貴遊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獻之以其未有爵命故得獻在士後以其爲宮衆故獻子阼階上若燕義所謂庶子官卽周禮之諸子也爲其掌庶子之戒令教治故以名其官其職與司士相逆其爵爲下大夫於諸侯則上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東面亦當在西階

上不於此也釋官曰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鄭注庶子猶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為眾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眾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掌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卿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為大夫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為士明矣獻不于西階于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故屬主蕘也經義闕斯錄曰或疑鄭以此經庶子如周禮之諸子故賈疏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也但考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既重而位亦尊矣且其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未嘗云王燕則正六牲之體也使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亦當為上士今乃於士之

旅酬卒始獻之而云如其禮大射儀又云士旅酬若命曰
復射則不獻庶子是其人更輕於士故與左右正內小臣
相次也大射獻賓獻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獻服
不則宰夫有薦庶子諸折俎燕與大射又皆云背則庶子
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
人執大燭于門外夫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內小臣閽人
又刑餘之輩耳奈何天子教國子之大夫在侯國者名同
職同而位頒下儐於庶人在官及刑餘之請哉考之周禮
宮正宮伯皆宮中之官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後鄭
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始
卽此經之庶子與曰官有長有貳燕與大射禮大事繫故
在公者長貳及府史胥徒皆趨事爲中有長貳竝言者大
射正小射正大樂正小樂正大史小史司馬正司馬師小
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是也亦有不竝言者長事多
而貳事少則貳別言之如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郎
知其餘言小臣皆長也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又云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禮不備者記補之試事多而長事
少則長別言之如大射庶子正徹公俎卽知其餘言庶子
皆試也考天子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降等則
庶子長當爲上士貳當爲下士下士則獻於獻士之後而

與司宮同掌執燭不亦宜乎況禮有胥有宰胥有宰夫有司有小臣師從者及工人士隸僕人等皆其官之屬吏府史胥徒之類則安知設俎執燭者非庶子之屬吏而文有不備邪庶子非官故獻之在士之後如士禮耳或疑司宮郎周禮之宮正職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考宮正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則執燭者或亦其屬為之故與庶子聯事也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鄉大夫士之子當之鄉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必不與燕旣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唯注以左右正為樂正則未敢濱信蓋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為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為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旅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人士陪於工後者李氏如圭曰云左右正則二樂正分居東西各監一縣也僕人亦相工者工席在西階上僕人宜近其事故立於西縣北北統於堂案鄉射禮射時遷樂于下工降阼階下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燕禮若射

則是時僕人陪于工後亦在樂正之北也張氏爾岐曰左
右正據庭中之位而言大樂正在東縣北故曰左正僕人
正在西縣北故曰右正釋官曰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
樂正注誤賈疏引大射鄉射況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
定未可據爲左右之名鄉飲酒記云眾賓立者東面北上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
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于阼階上獻
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卽小臣僕
人之官侍從於君而位在阼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
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
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也又案上云祝史
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既受獻矣此所獻者蓋
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于阼階上
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
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胡氏肇昕曰敖氏郝
氏說皆與注殊敖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
獻則意其亦爲內臣也郝氏曰左右君左右詩曰膳夫左
右正長也盛氏亦曰左右者侍御近習之臣而正則其長
也左右非一故不言其官然以詩書考之雲漢以膳夫其
稱立政與攜僕並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云內小臣奄

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周禮內小臣職文釋官曰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詩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內小臣又謂詩之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儆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爲內小臣而以巷伯爲寺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令閽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即此云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者張氏爾岐曰在鄉遂采地者爲外臣在朝廷者爲內臣也庶子以下皆人君近習故云別於外內臣也案張氏惠言曰大射注云三官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以三官爲內臣別於鄉大夫之外臣也此非鄭意盛氏世佐曰庶子以下皆居衞親近之臣故皆獻之於阼階上經不著其入門位次者以其本在門內故也其位蓋在東方西面北上云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鍾人鎛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者周禮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竝以下士爲之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於阼階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疏正義曰敖氏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觶以升郝氏曰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大夫之爵方氏苞曰特表其爲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爲禮士則受酬於大夫夫並不得與公卿揆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推執膳爵者得徑進于公卽執散爵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于阼階上亦此義也獻執爵者無文何也該於上經辯獻士也褚氏寅亮曰上媵觶以大夫此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者也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韋氏協夢曰前大夫媵觶及賓媵觶皆于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然後奠觶于薦南此士不拜送故公亦不拜受不拜送者士賤不敢與公爲禮也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之公酌方壺往俟君命也所賜者興

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席下席西也古文曰公荅再拜

疏正義曰敖氏曰降降席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別於公所親酬者也降席注云席下席西也者李氏如圭曰前受公爵者皆降拜升成拜至此拜下而已席以東爲上統于君注引古文作再拜者姜氏曰大射儀君臣之禮尙有一再字燕禮可知當從古文盛氏曰案經但云荅拜者荅一拜也燕禮貴和君于臣皆荅再拜姜說得之胡氏承珙曰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荅再拜注云古文曰公荅拜葢凡臣再拜稽首公皆荅以再拜有但言公荅拜者省文耳若古文明云公荅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荅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褚氏寅亮曰古文云公荅再拜注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荅降席之拜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

疏正義曰敖氏曰異解並行而代舉君臣之禮受賜爵者不先卒爵而俟者膳酒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見禮言卒爵而俟者始飲酒若爲君嘗之者然

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宴歡在於飲酒成其

意疏正義曰敖氏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處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則君自舉之盛氏云公既卒爵不以降奠于篚而復實之者欲公重舉此觶也不與散爵並行而反奠于君所者象觶非臣所飲也方氏苞曰此爵公終不舉而奠之何也負之而公不舉以示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予其所勸者疏正義曰敖氏曰大射云授執散爵者此脫一者字案戴校集釋補者字○敖氏曰必興授者以鄉者亦興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賓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此觶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觶先以之賓餘皆以次行之惟己飲賜爵者則不復授之褚氏寅亮曰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錯酬之儀吳氏廷華曰與授爵者尊君賜也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卒受爵者自酌酬士不使執爵者不以己尊孤人也前為士舉旅時大夫猶拜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偕卿席以明之

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爲大夫之節敖氏曰大夫自賓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且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賓爵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人代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其不拜而飲不拜而受及自酌也張氏爾岐曰亦旅于階上而不拜也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賓彌臣也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冪兩甒之冪也命徹冪者命執冪者遂徹之也徹之者示與臣下同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爲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冪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敢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荅拜卒拜于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于下禮宜然也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辟也不言賓及諸公文省凡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末兩著之以見其餘也褚氏

寅亮曰徹冪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韋氏協夢云則者承上之辭見公有命徹冪卿大夫郎降拜也敖氏謂見其然否不定之辭似未然方氏苞曰君命徹冪使羣臣盡膳尊而卿大夫降拜反坐不復行爵士終旅是至此士亦酌膳以相酬也蓋賓與卿大夫各受特賜之膳爵脫屨升堂又酌膳坐行以徧故不敢專君之惠而均諸羣士貴臣推賢讓能不敢賴寵之義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至末而羣士皆飲膳示君之馭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義則疎賤不敢遺惟嚴於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於微渺類如此　注云命徹冪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者李氏如圭曰卿飲酒賓至則徹冪者酒賓主共之君專大惠其尊恐塵加之故有命乃徹之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者方氏苞曰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首于門外故本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於國客也故必變其節而後各明其義焉云不言賓賓彌臣也者以經但言卿大夫而不言賓是賓彌自卑同於臣也云君荅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燕義云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是也

遂升反坐士終旅于

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士方酬旅以卿大夫降而遂止及其拜說反席士復終旅于西階上褚氏寅亮曰上已言士旅酬亦如之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皆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終旅也朱子曰案此士方旅酬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

無算樂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其樂章亦然〔疏〕正義曰注云其樂章亦然者明所用者不但鄉樂已也

右燕末無算爵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宵夜也燭燋也甸人掌共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唐石經無大字案大射亦無大字

注云宵夜也者歐陽氏修曰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

盛氏曰燕禮行於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與禮皆有夜飲之事若飲於臣家則不可春秋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也云燭燋也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燋鄭注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之云燭詩庭燎之光傳云庭燎大燭也箋云於庭設大燭周禮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蕡鄭司農曰蕡燭麻燭也蕡疏云古者未有麻燭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陳氏奐毛詩傳疏曰賈說非也巷伯傳使執燭放乎旦而薪盡是薪蒸與麻蒸皆爲燭庭燎爲大燭亦猶是爾吳氏廷華曰注以燭爲燋疏引少儀抱燋注謂未爇曰燋是燋特燭之未爇者耳此云執燭則已爇矣據司烜疏謂人所執者用荊燋爲之冢周禮菙人注引䘮禮楚焞證之以楚焞卽契所用灼龜燋謂炬其存火則燋是已灼之炬此注以燭爲燋亦指已爇者與少儀未爇之說不符據曲禮注云古未有燭以大炬照夜此疏亦謂古無麻燭而用荊燋則燋當如菙氏燋契蓋樵薪之樵卽木耳彼疏謂鄭音爲爵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荊燋爲可然之木未爇則爲木其名曰燋已爇則爲燭此注以燭爲燋蓋推其未爇者言之要知燭與大燭皆是荊燋之已

爇者但大小有別耳至大燭庭燎之分據此經大燭在庭則門內亦曰大燭不必曰庭燎矣余謂諸經多言執燭不聞有執庭燎者大約燭可執燎不可執可執者燭可執之燭也庭燎不可執之燭也在庭故稱庭詩及司烜庭燎是也若在門則亦稱門閽人門燎是也則司烜注門內門外之說固不足憑毛鄭詩說亦有未盡也釋宮曰先鄭注周禮云庶子宿衞之官周禮宮正職云國有故則令宿後鄭注引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是諸侯之庶子掌宿衞與宮正同此經云執燭于阼階上周禮諸子職無執燭之文宮正職曰宮中廟中則執燭然則諸侯兼官庶子又兼周禮宮正之職與云甸人掌共薪蒸者釋宮曰左傳云甸設庭燎是執燭于庭其職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國語甸人積薪韋注甸人掌薪蒸之官與注合云閽人門人也者釋宮曰周禮閽人職曰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閽人所掌同鄭注周禮云閽人司昏晨以啟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春秋閽弑吳子餘祭公羊以為近刑人左傳鬻拳自刖楚人以為大閽是諸侯閽人亦使刑人為之也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

降取脯重得君賜疏正義曰郝氏曰賓醉燕以醉爲節衆出以賓爲節也取薦脯榮君惠也盛氏曰詩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醉而不出是謂伐德故賓出必以醉爲節也

奏陔陔陔夏樂章也賓出奏陔夏以爲行節也凡夏以鐘鼓奏之

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古文賜作錫疏正義曰注云必賜鐘人鐘人掌以鐘鼓奏九夏者釋官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諸侯鐘人所掌同云今奏陔以節己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者敖氏曰此非擊鐘以奏陔之鐘人乃其黨之在旅食之位者先立於此因過而賜之以其同事也方氏苞曰工笙竝受獻不必獨遣於金奏故賓以爲脯賜之九夏皆以鐘鼓奏而所賜惟鐘人以鎛師掌金奏之鼓別無鼓人也賓及門內霤則奏陔者尙未離庭中之位所受特其黨之立于門內者耳蓋以爲禮也非飲食之道也一人受則與衆同之矣又云凡薦之實皆不舉則旣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以賓之脯賜鐘人見其凡焦氏以恕曰賓出奏陔以金聲玉振例之迨其至門內霤之時則終擊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此明言賜之遍諸

鐘人之旁側俟其終擊而取之亦一說也鐘人說有從者
相之責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加敖氏所擬又一說也賓自
命從者徐以賜鐘人而已先至于門外亦又一說也經不
具說耳胡氏肇昕曰此不過言以薦脯賜掌鐘鼓奏九夏
者耳言鐘人以概其餘也不然奏九夏者非獨一鐘人賓
何爲獨用賜脯以報之敖氏擬議過拘焦氏尤爲詞費古
文賜作錫者胡氏承珙曰案賜正字錫叚借字

卿大夫皆出 隨賓出也 **公不送** 賓禮訖是臣也

疏正義曰敖氏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者以其不爲獻主
也若於異國之臣雖不爲正賓君雖不爲獻主猶送之
郝氏曰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淩氏釋例曰凡君與
臣行禮皆不送燕禮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覲禮侯氏出經
不送天子尊故不送也是臣與君行禮皆不送也又士相
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
外考經文但云還贄于門外不云送是主人不送也士見
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爲臣者不送則君
臣之禮也又君賜之食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
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敢辭其降於己太宗不敢
當也下亦降也疏云士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
大夫臣中尊者亦得辭降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

庭公但降一等揖之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此經之賜食亦是燕類經云君降送之蓋亦降一等與敖氏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其說皆非也經云三辭卽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門指大夫而言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已不送至門證以燕禮大射則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賓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壻與女行禮故女父不送非君臣之禮也

右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之使者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下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但燕異國卿大夫與臣子同唯戒賓爲異異故於禮末特見之也**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 疏 正義曰注云禮使人各以其爵

者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是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食大夫之文云腆善也又云古文腆皆作殄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者胡氏承珙曰腆正字殄古文叚借字詩新臺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叚殄爲腆與禮經古文亦同胡氏肇昕曰此鄭參合古今文而酌用之也古文作殄叚借字故從今文作腆今文無之文不備故從古文有之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爲辱賜於使臣謙不敢當也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謂獨受恩厚也受徐本作有集釋通解俱作受謙不敢當也敢誤作告云私謂獨受恩厚也者李氏微之曰私之言屬也謙詞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告吳人之言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敖氏曰容自謙不敢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者謂問命怖懼用勢直決之辭也褚氏寅亮曰或晉使聘于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爲私屬之謂敖氏同誤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

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重傳命戒客客重使上介致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國使者辭以見許爲得命今文無使某〔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三請而客許之今文無使某鄭不從者無使某則文不備且上兩請皆有使某也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命辭也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貺賜也猶愛也敢拜賜命從使者拜君之賜命猶謙不必辭也〔疏〕正義曰此賓對使者之辭也敖氏曰賓既對遂再拜稽首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

燕朝服于寢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者此言朝服據士冠禮之文敖氏曰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端玄冠素裳緇帶素韠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襍帶以玄黃爲異若人君則又朱緑帶也其餘亦與士同玉藻曰大帶四寸襍帶君朱緑大夫玄黃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是其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者燕以娛賓取其和樂故饗於廟而燕則於寢相親昵之義也引漢法者見所服者與經所言或異也吳氏廷華曰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案特牲記朝服玄冠緇帶緇辟可見朝服韠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玄冠緇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

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其人不與爲禮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此節經注今本並脫經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注徐本集釋楊氏俱有通解經注皆無

亨于門外東方亨于門外臣所掌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與公食皆君禮故言于門外鄉飲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亦主人親供也故

氏曰門外東方爨所在也故於旁亭之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爨吉則在東凶則在西 **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 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告饌具而後公卽席小臣請執冪請羞者乃迎賓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饌具設執冪等又公食所無淩氏釋例曰凡燕四方之賓客咯加燕其臣之禮 **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 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脀折俎也不嚌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旣獻苟敬乃媵觚羣臣卽位如燕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主國君饗時饗徐本作鄉釋文集釋通解楊氏俱作饗陸氏曰或作鄉非案疏亦作鄉然以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考之作饗爲是彼注與此注文異義同彼言饗食此專言饗者春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進醴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之且饗食與燕

其事相違若聘後禮賓自為一事何容相較乎且聘禮注
公今文饗皆作鄉則鄉饗右通用此注即作鄉亦當讀為
饗不當讀為鄉也今燕又且獻焉且徐本集釋通解楊氏
俱作玄○李氏如圭曰饗食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
既親獻也故燕以介為賓而席賓於諸公之坐以介為賓
而後公可以無親獻也苟敬之席在公之左存依傳宋公
與晉叔孫昭子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
之右改禮坐也不儕哰如卿之禮苟者聊且粗略之意苟
敬猶曰設敬也敖氏曰苟誠也貳也苟敬者國君於外臣
所燕者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遵矣此燕主為
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為正賓而賓為主君之所敬故以
賓為苟敬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
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擯者
以命命上介為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
公乃升就席擯者納賓皆如辠臣為賓之禮必以上介為
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為賓者不以公卿而以大夫雖燕異
國之臣玄亦如之賓卿也上介大夫也此其不以賓為賓
而以上介為賓也與阼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苟敬於是
皆有胥皆尊異之不嚌哰者辟正賓又下記言與卿燕則
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此以介為賓固足以明

其卿爲聘使之禮若大夫爲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夫爲之與盛氏曰苟敬之義敖氏得之而其解以賓爲苟敬以介爲賓之故則非也蓋燕禮輕於饗而外臣與己國之臣又有間若以聘賓爲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既有所不安凡非所以申款曲致般勤也使宰獻與則與待己國之臣無異又非所以尊賓也於是席之於君側諸公之位不嚌不啐其禮似殺於賓而折俎之設又有非己國諸公所得同者則其敬之也不以文而以實矣故以是名之與必以介爲賓者聘禮云于賓壹食再饗介壹食壹饗其與賓行禮之時介亦爲賓所厭而不得以伸我敬勞故必特爲介設食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介爲正賓則其所以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尊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君臣之道洵有非聖人不能爲者蓋禮以義起而義由內出孟子所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此意也豈必卿爲聘使而後以其介爲賓哉褚氏寅亮曰如敖說則反主爲客矣即以聘使爲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邪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胡氏肇昕曰此經苟

敬人各爲說詭無定論鄭注且假之義郝氏極排之而戴氏震別自爲說以爲說文苟自急敕也吾棘从羊省與苟且字不同近時說經者如翁氏方綱陳氏壽祺洪氏頤煊等皆從其說而王尙書經義述聞則云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旣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旣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苟敬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胡氏肇昕曰此解推求經注之義與情事恰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位其禮已殺其敬亦殺與鄉飲酒之遵者相等飲酒之禮遵者不嚌肺不啐酒此注云不嚌啐似若遵者然也爵者卽遵者謂此賓似若遵者然也戴氏以說文苟字說之義雖新而與經不合敖氏之說亦叅强至方氏苞謂苟當作者則益穿鑿矣張氏爾岐曰苟敬者坐近君側而簡於禮儀疑

於苟矣實則敬之故立以爲名是也**無膳尊無膳爵**降尊以就卑也疏正義曰注云降尊以就卑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本於此李氏如圭曰不自尊別於外臣敖氏曰膳尊瓦大也膳觶象觶也所燕者非己臣子故不宜自異然則尊饌之數皆減矣張氏爾岐曰欲敬異國之賓故不自殊異也**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疏正義曰注君但以大夫爲賓者校勘記曰但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恆與單疏述注合陳本誤作但○賈疏云此謂與己臣子燕法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爲苟敬也敖氏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者嫌爲賓或當以所燕者也公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者嫌爲賓者或當降於所燕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爲賓者賓位於堂且與君爲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爲之者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盛氏曰不以公卿爲賓則是明嫌之義敖云以其太尊於主人似曲賓爲苟敬惟燕四方聘客則然若己國之臣

各有位次阼階西北面之位非諸公莫敢居也朱子之說亦未能以爲然　注引公父文伯者事見魯語今文無則下無燕鄉不從者以其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吳氏廷華曰聘禮上介鄉法以爲大夫則上介爲賓卽大夫爲賓也方氏苞曰賈疏云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者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爲賓主之禮又何以不畏逼乎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尊君也膳宰卑於士疏正義曰敖氏曰經但云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耳而不請見其貴故明記之　注云尊君也膳宰卑於士者盛氏曰士上士也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凡位於西方者皆是膳宰卽周禮膳夫也膳夫上士則膳宰非上士明矣故注云膳宰卑於士禮官曰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冪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卽膳宰以下云羞卿者小膳宰參之可見羞膳有常而執冪者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冪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冪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亦膳宰得薦者以其爲主人異之褚氏寅

亮曰推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以士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言凡見自賓而外卿大夫同豈專指大夫以下乎

羞卿者小膳宰也 佐也膳宰之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以經不辨其人故記者指言之 注云膳宰之佐也者方氏苞曰特著小膳宰明羞膳與賓者皆膳宰正也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記曰入門而縣興示易以敬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 疏 正義曰敖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於此門奏者在君所欲耳及庭而奏肆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闋辟若也必於此而樂闋者亦以其爲獻禮一節之終也公受爵而奏以其獻禮始於此也卒爵乃闋獻禮之終也此並見樂奏與禮相爲終始亦足以見尊君之義矣盛氏曰以與[illegible]一亦君與四方之賓燕也賓即其上介也聘賓爲苟敬公迎之于大門內而不以樂其介爲賓則亦擯者

納之及庭公降一等揖之而以樂所以寵異之也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非蓋卿大夫有王事之勞是公所與燕者也賓則他大夫也既不以所與燕者爲賓何取乎納賓之時而奏此樂以尊之乎肆夏逸詩也周禮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又鍾師職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與此名雖同而音節必異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且彼是迎尸送尸之樂歌而王出入於大寢亦用以爲行節燕禮納賓於義何取鄭卽以金奏肆此亦誤拜酒謂賓既卒酒而拜告旨之時也闋止也樂終日闋必於此時樂闋者升堂而樂闋則嫌於兩君相見也卒爵而樂闋則嫌於獻公也故以是爲節與獻公亦以樂因賓也賓於獻時樂未闋獻公若否則非尊君之義矣卒爵乃闋明此樂爲獻而奏也金氏鶚曰燕聘賓及庭而奏肆夏兩君相見則入大門卽奏肆夏此其異也且樂章亦姝禮謂燕他國大夫奏肆夏而左傳穆叔如晉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蓋諸侯燕聘賓唯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故左傳不言肆夏而言三夏也外傳謂金奏肆夏繁遏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以肆夏統之故曰肆夏之三猶文王大明緜三篇稱文王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

也又樂闋亦有異記言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末卒爵也郊特牲言卒爵而樂闋當兼賓主言蓋諸侯爲賓其禮盛隆故樂闋必待卒爵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

【疏】正義曰敖氏曰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凡升歌皆歌三篇不止一篇而已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皆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舊說謂管如遂而小併兩而吹之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言三成文互見也褚氏寅亮曰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考周官笙師管笙等皆用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取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共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吳氏廷華曰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江氏筠曰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此經與鄉飲酒禮皆云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此

記云升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氏於此云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於大射云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案敖正鄭之失明矣然鄭於大射與敖說異其於此記當與敖說同蓋其所以無注者以記所用之篇數與經不殊注已詳於經則於此不言可知也知鄭意如此者鄭謂大射不歌下二篇略於勞苦與諸事耳此無射事本於樂不略又鄭謂所燕爲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而四牡皇皇者華一爲勞使臣之詩一爲遣使臣之詩鄭論用此二詩之義於四牡云宋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於皇皇者華云宋其更自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則以用之於賓較諸經所燕之賓尤於事情爲切合有不三詩竝用者乎此記視大射儀竝少三終二字而鄭猶不得岐經記而言而反於彼爲異說則卽鄭之於此足以正彼注之非又卽此記之文足以明彼文之義矣　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者李氏如圭曰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卽斯干之詩江氏筠曰樂賓有笙歌閒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輕言下管者

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此記樂其四節始升歌次下管次笙入次合樂䟽則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升歌後惟下管一節而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上而入吹簜以播新宮之樂也敖氏謂管與新宮為二於此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笙入三成者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立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敖說是也蓋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卽行遷樂于下是明為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卽就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西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于東是明為管故而就位遲尚久既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為略下樂通考全經凡工於就事訖無不得獻者此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笙工並為亦俱有獻惟得獻訖而後就事者其於事訖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燕與鄉飲閑合不獻然則卽經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卽為大師益明矣蓋自來於下字俱以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下為笙入

堂下之下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匏指笙竹指管義非無據然就此記文案之於歌言升於管言下於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堂而非堂下也又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益可明矣

遂合鄉樂

鄉樂周南召南六篇言遂者不閒也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閒歌敖氏曰不閒者或以樂已盛於上故於此殺之與獻時不奏肆夏則不下管乃有閒盛氏曰燕樂只四節謂歌笙閒合也此則有管而無閒亦取合四節之數與褚氏寅亮曰此無閒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閒之意

若舞則勺

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大武武誤作舞○張氏爾岐曰升歌不盡鹿鳴以下三篇而但歌鹿鳴下管不奏南陔白華華黍而管新宮不用閒歌笙入三終而遂合鄉樂又或為之舞而歌勺以為節皆與常燕異初既以樂納之及作正樂又有此異節以其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也盛氏曰張說歌管之法與敖異當以敖為正　注云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者周頌酌篇序文鄭以勺即酌也云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者賈疏引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謂秉干以奏勺詩也

盛氏曰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然則勺蓋文舞之小者故燕禮得用之朱子詩集傳云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是舞勺當用羽籥疏引公羊傳以爲干舞蓋非先儒以象爲維清勺爲酌皆周頌之篇而舞時歌以爲節今亦相承解之然未見其必然也

惟公與賓有俎 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惟徐本作唯單疏通解俱作惟案諸本惟唯鍇出不悉校 注云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者李氏如圭曰大射公卿皆有俎敖氏曰經文已明記復言之者嫌所與燕者或當有俎如異國之賓然也

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 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 疏 正義曰敖氏曰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 注云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者賈疏云謂主人獻公賓賸觶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盛氏曰主人親授公爵故釋此辭二大夫及賓賸觶皆奠于薦南示不敢必君舉之意無肅釋此辭也疏誤

凡公所辭皆栗階 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辭之而升其禮則然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凡栗與歷聲相近郝氏曰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

竝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歷張氏爾岐曰辭者辭其拜下命之升也

凡栗階不過二等 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疏 正義曰賈疏云凡堂及階尊者高而多卑者廉而少故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躐一等後足從之倂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西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無問多少皆連步襍記云主人之升降撤等鄭注云撤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辟盡公踖階而走是也敖氏曰凡凡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之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

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淩氏釋例曰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是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升階經不云連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疏所云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敖氏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栗與歷聲相近竊謂歷階當卽是栗階疏不必強生分別若道盾踏階疑非行禮常法敖氏乃以下階當之似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之事也又襍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此言練祥及虞附之祭考士虞禮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戚故鄭云略威儀也以栗階為略與燕禮不同經義閒斯錄曰案注意將至堂二等乃栗階其下如天子堂九尺階九等則七等以下仍連步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則五等以下仍連步故云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考古人升堂止二法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尋常之法若懸趨君命則栗階栗猶歷也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足不相併閱歷而上故曰栗階但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過二等也疏謂升降有四種非也

凡公所酬旣拜請旅侍

臣

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擯者阼階下告於公還西階下告公許旅行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凡凡四舉旅之禮請請於擯者侍臣侍飲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　注云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者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公荅拜於是時請之擯者已下約大射之文

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

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凡薦與羞者適解無與字注小膳宰宰下徐本集釋通解俱有者字案有者字與疏引注合　注云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者敖氏曰謂於大夫以下者也上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釋經文也此無所釋故并薦言之文法宜然也然則經言羞膳羞卿之類亦并薦言之明矣盛氏曰經云羞庶羞不言其人故記著之凡凡公賓卿大夫也士以下無羞薦進也與猶以也或曰衍文羞庶羞也謂以庶羞進者皆小膳宰也獻禮重故薦脯醢者異之脫屨升坐以後禮益殺故薦庶羞者同之觀此則經記中所謂羞膳羞卿者皆專指薦脯醢言之明矣經於賓云膳宰薦脯醢于公云士薦脯醢記亦云羞膳者士士尊於膳宰也於卿之薦經不言其人而記著之曰

羞卿者小膳宰也小膳宰卑於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薦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大夫以下皆不言薦之之人記亦不著之者以胥是最卑主人既用胥則薦在主人之後者可知也薦脯醢者尊卑之差如此釋官曰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于賓見羞賓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薦與羞者小膳宰又推而廣之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

有內羞

謂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疏 正義曰敖氏曰內羞即房中之羞也祭禮曰尊者之庶羞內羞同時進之　注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者周官醢人文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者籩人文敖氏曰注以周官醢人籩人職所言羞豆羞籩之實為此內羞禮恐或然但未必其皆用之也郝氏曰內羞自中領女工出者外庖所煮和曰庶羞盛氏曰周禮籩人醢人皆以奄及女奴為之此郝説之所本也

君與射則為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

君尊

疏 正義曰敖氏曰言與射則君於燕射或時不與矣

小臣以巾授矢稍屬

君尊不搢矢

疏 正義曰敖氏曰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續也毋於將發之節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張氏爾岐曰稍屬者發一矢復授一矢也盛氏曰稍猶漸也屬

猶付也稍屬謂以四矢稍稍付公不拜授也張說得之蓋以下記及大射儀考之公既發一矢必使人執弓以俟其耦耦亦一發而后公再發則以爲接續而授者誤矣

不以樂志

辟不敢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古文志識通不以樂志者言其每發不以樂之節爲識而必欲應之也此亦優君也盛氏曰不以樂志者謂雖不與鼓節相應亦得釋算也凡射者不鼓不釋而君獨否所以優之也

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

俟復發也不使大射正燕射輕 疏 正義曰敖氏曰受弓以授弓人蓋卒射之事也記於既發言之未詳其或有脫文與郝氏曰凡射俟同耦揖降發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小臣卽受弓以授弓人不俟同耦也盛氏曰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之役故注云燕射輕也必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之於君也然則其授弓也亦小臣受之於弓人以授弓與每發必使一人執弓而俟亦君禮之異者也敖疑此有脫文非既發發一矢也郝以爲發畢亦非釋官曰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膳人考之疑卽其官繕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注贊授之受之疏案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

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大僕之官也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即周禮繕人考工記有弓人爲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

上射退于物一笱既發則荅君而俟荅對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荅對徐本集釋俱有此注通解無各本並脫注云荅對者張氏爾岐曰面鄉君也

若飲君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如燕媵觚則又夾爵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為夾爵胡氏肇昕曰鄉射記云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據注云賓飲之如燕媵觚則經文燕上當亦有如字

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纏襦厭於君

疏正義曰鄉射大夫與士射則袒纏襦此對君則肉袒故云厭於君

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鄉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賓降洗升媵觶於公荅恩惠也

疏正義曰注謂公卿者酌之校勘記曰卿諸本俱作鄉唯嚴鍾楊氏與此同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酬案此本雖作鄉而乃載許亮反之音闕係鄉字偶失校耳○敖氏曰賓謂介爲賓者也執爵似指媵之媵觶者而言贊猶佐也盛氏

曰賓媵觶于公之時則釋此辭也吳氏廷華曰不敢斥言媵觶于公故謂贊執爵者蓋若執爵者媵公而賓贊之耳注云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者張氏爾岐曰賓媵爵在坐燕之後故云事賓之禮殺也

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 辭之也對荅也亦告公以公命荅之也 疏 正義曰敖氏曰此下當有賓再請而相者許之辭記不備見之辭也

有房中之樂 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疏 正義曰注弦歌校勘記曰絃徐本作弦與單疏標目合○陳氏暘曰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詩云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蕭純云婦人肅柔以靜為體不安用鐘是不湊考關雎磬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以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為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鎛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也敖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也郝氏曰房中之樂所謂縵樂也無鐘鼓而有管弦奏之房中詩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旄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即房

中之樂也又曰席中之樂繫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
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張氏爾岐曰疏云承上文與四方
之賓燕乃有之愚謂常燕有無算樂恐亦未必不有也盛
氏曰鄭氏樵云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
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
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然則作樂
以行禮禮舍風雅頌莫由也頌為郊廟祭祀之樂歌大雅之
體亦肅雍宏達諸侯以下用者鮮焉其上下通用者不過
小雅鹿鳴南陔以下十二詩及二南耳詩云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非是則不免於僭也湛露彤弓亦屬小雅而諸侯
歌以燕客猶取譏焉矧其他乎燕禮升歌笙閒以小雅合
以二南若以樂納賓升歌管笙以小雅亦合以二南以是
姜之則房中之樂其為二南無疑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為
敎于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所同也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朱子亦謂周公制禮作樂采文
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為房中之樂而
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
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其
旨蓋深遠矣郝氏乃謂其非盡雅樂是以後世之黃帳外

樂疑聖人也何其陋哉至其用鐘磬與否則先儒之說各有異同今又後之數千載音樂久失傳將何以定其孰非而孰是然以義推之則康成王肅之論亦未可盡非也蓋古者樂縣之制必視其人以爲之等是故天子諸侯鐘磬鑄俱有大夫以下無鑄諸侯之士又無鐘其卿大夫之有金石必待有功而後賜之誠以樂主乎敬而地道尙靜故也后夫人之德尤以幽閒貞靜爲主其於金石之樂似非所宜一也樂之設也各有其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皆一定之謂毋相亂也此樂奏之于房房非設縣之所二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則漢之安世即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云備其簫管而不及其他此亦無鐘磬之一證矣或謂安世房中歌有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廷何以知其無鐘磬邪曰安世樂蓋用之於禱祠此特序其祭祀之時張此樂縣耳非謂歌此詩者必奏此樂也且其言曰樂充宮庭則又可見其宮縣之在庭而不在房矣然則周禮所謂燕樂鄭卽以房中之樂釋之何邪曰燕樂有鐘磬有舞教於磬師掌於旄人皆謂在庭之樂非房中也特是祭祀賓客之

時房中之弦歌既作則在庭之樂皆應之而舞者亦取節於是房中猶合鄉樂之意也以其因燕而作故皆謂之燕樂燕之爲樂也既有在庭之樂又有房中之樂其羞也既有庭羞而又有內羞此可以見君之厚其臣者蓋有加而無已矣內羞與房中之樂皆不見於經而記著之以其爲禮樂之小者也且云有者見其出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關雎之卒章曰鐘鼓樂之者詩人以既得淑女而狀其懽欣和悅之意耳先儒以朝廷賛見之際釋之是已若援以爲房中之樂之證則出於傅會而陳氏取之過矣唐人采蕭統之說去鐘而用磬亦一偏之見也

卷十二終